

結語 對「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的省思

---

汪宏倫

如同蕭阿勤在〈導言〉中所指出，本書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多年累積下來的部分成果。這個主題研究小組由王甫昌、蕭阿勤兩位同仁發起，兩人也先後擔任小組召集人。筆者忝為「末代召集人」，希望藉由這篇結論，一方面透過反身性的回顧，檢視過去幾年小組的集體努力所累積的成果，一方面則展望未來，探索新的研究議程。

社會學的研究從來就離不開研究者所處的社會脈絡。這個主題研究小組的名稱原來訂為「族群與現代社會」，後來幾經討論，才改為目前的「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這個改動並非偶然，也不是毫無學術上的意涵。這三個概念看似相關，其中的關聯卻不容易解釋清楚。「族群」與「民族」是兩個相關卻又十分不同的概念，而民族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聯更是不易釐清。必須注意的是，這裏的國家不是普通的、一般意義下的國家，而必須是「現代國家」——國家做為一種政治組織或概念，自古有之，但「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或 national state）的概念卻是到現代才有，這一方面說明了「民族」（nation，或譯「國族」）的現代性格，一方面也暗示了民族與國家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無論族群、民族還是國家，這三個概念都是在認同政治——更完整地說，是認同與差異的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sup>1</sup>——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重要因素。回顧過去，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開始進入台灣社會學界的研究議程，約莫是在 1990 年代初期。當時新一波的民主改革剛剛展開，本土化的浪潮方興未艾，過去在黨國威權體制下長期被視為禁忌且敏感的統獨問題、國家認同與族群關係也浮上檯面，成為炙手可熱的議題。在這個時代氛圍中，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員為主要執筆者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等 1993）一書於 1993 年出版，某種

---

\* 蕭阿勤、張茂桂、王甫昌、陳靜玉、傅大為等人曾閱讀本文初稿並提供意見，謹申謝忱。

1 認同 (identity，或謂「同一性」) 的對立面是差異，所謂的「認同政治」從表面上看是要凝聚共識追求認同，但實質效果則是在劃分區隔、製造差異（例如追求台灣人的認同是為與中國區隔）。過去對認同政治的討論往往過分強調同一性而忽略了差異性。此點將於下文詳論。

意義下標示了一個里程碑。<sup>2</sup> 這個里程碑的意義，不僅在於其代表著台灣社會科學界首次集體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對當時尚還十分敏感的統獨與省籍問題提出系統性的廣泛探討，同時也在於它在當時的知識界引發了一波論戰，使得這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也成為學界公開辯論的焦點，過去潛藏的諸多矛盾逐一浮現檯面，造成知識陣營的分裂與重組。<sup>3</sup> 有趣的是，這本論文集起源自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於 1992 年所舉辦的一次研討會，當初的目的是為了化解矛盾、凝聚共識，甚至冀望於某種「集體治療」的效果（張茂桂 1993: 2）。然而，論文集的出版卻使得人們終究發現，共識並不存在、而欲達到共識竟如此困難，遠遠超乎預期。從此之後，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的爭議日趨白熱化，不但成為政治上公開辯論的話題，構成公共論述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新一代的研究者紛紛投入，建立在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使得這個研究領域一度成為「顯學」。

時隔二十多年，這本（同樣以中央研究院學者為主要執筆者的）《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雖然不敢自詡有里程碑的意義，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學界二十多年來對相關問題思考探索的累積，同時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二十多年來，台灣學界在相關議題的研究上究竟走了多遠？哪些地方有所進展，哪些地方尚待突破？如果把這本書和前述《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做一參照，或許可以得到些許線索。這個比較未必恰當，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透過這樣的比較回顧，我們也比較能夠前瞻未來，思考新的研究議程何在。

---

2 在本書列名的 13 位作者中，有 11 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其中 9 位來自民族學研究所，2 位來自當時的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5 年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後，9 位民族學研究所作者中有 4 位轉移到了社會學研究所。

3 當時的論戰文章，可參見趙剛（1994a, 1994b, 1996）、張茂桂（1996）、江士林（1997）等。這些文章多半發表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這份具有指標性的基進刊物在當時有關族群與統獨爭議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內部分歧也造成成員逐漸分道揚鑣（參見傅大為 1995）。此外，一時引人矚目的《島嶼邊緣》雜誌所策劃的「假台灣人」專輯，則反映出部分文化界與社運界的爭議（島嶼邊緣雜誌社 1993）。事實上，知識界及文化界的論戰與分裂僅是社會的縮影，當時環繞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的爭議幾乎撕裂了整個台灣社會，因此而造成家庭失和、朋友反目的例子，可說比比皆是，幾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首先，本書的研究跨越不同時期，拉開了時間向度，對相關問題的分析更具有歷史縱深。本書的各篇論文，雖然處理的議題各不相同，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歷史深度。吳叡人的論文探討戰後初期台灣人的認同形成與轉變過程，黃庭康檢視 1950 年代台灣的僑教政策，蕭阿勤探討 1960 至 1970 年代外省人知識分子的流亡經驗與知識形成過程，王甫昌探討 1970 至 1980 年代外省族群的形成與變化，林開世一路從清代考察到當代斯卡羅一詞的指涉轉變，蔡友月聚焦在 1990 年代以來原住民 DNA 研究與祖先起源及國族論述的關係，汪宏倫則追溯到 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透過考察共和國的不同時期來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徵。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歷史知識，同時也增進了我們對當代問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讓我們看到了，族群、民族與國家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如何形成、或是在認同政治中扮演過何種角色。

其次，無論是從理論概念、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使用材料等方面來看，本書比起過往的研究也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1990 年代初期，對於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這方面的課題，學界尚處在起步開路的階段，摸索適用的理論概念與研究方法，而當時方興未艾的社會調查與統計技術，也被廣泛地應用在關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上。<sup>4</sup>二十多年來，無論在理論概念、問題意識乃至研究方法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不但內容更豐富多元，分析也益趨深入細緻。<sup>5</sup> 本書各篇論文基本上都屬

---

4 以《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為例，就有 3 篇論文採用了調查統計的資料來分析省籍融合（王甫昌 1993）、國家認同（吳乃德 1993）與族群經濟差異（林忠正、林鶴玲 1993）等問題。

5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統計與量化方法被大量應用在有關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上（尤其是在研究發展的初期階段），可說是個較為特殊的台灣現象。拜電腦科技之賜，這種調查技術與研究方法在 1990 年代之後迅速發展，不但成為學界的一支重要主流，同時也隨著台灣民主體制與選舉政治的發展，融入台灣的公共論述當中，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如今無論政府、政黨、研究單位、媒體與民間機構，都會定期或不定期針對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等相關問題做抽樣調查，也留下豐富的紀錄與資料。這些資料一方面構成了某些學術研究與公共論述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由於調查結果與分析解讀的不同，這些調查資料也吊詭地成為另一個認同政治的角力場。此外，這種現象某種程度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國族困境與認同焦慮。我們很少看到一個社會如此頻繁地每年、每季、每月，幾乎是不厭其煩地反覆詰問自己的成員：「我們是誰？」、「你認為自己是什麼人？」諸如此類的問題。

於所謂的「質性研究」，但作者們使用的方法與資料卻各不相同，涵蓋了檔案紀錄、官方文書、私人日記、信件、口述歷史、傳記、回憶錄、科學文獻、媒體、大眾論述與田野調查訪談。<sup>6</sup>這些研究，或多或少受到1990年代以來「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影響，多半採取建構論的立場，分析不同因素（菁英動員、敘事、政策、制度、情感、科技知識與認知架構等）在認同政治中的作用與影響。此外，在「認同」這個議題上，過去研究多半聚焦「省籍／族群認同」或「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卻較少直接探究「國家」(state)本身。本書則有不少論文直接探討國家，這可以說是受到「國家理論」或「國家研究」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省籍」一詞幾乎不再是個有用的分析概念，也幾乎不再成為公共論述的用語，僅僅做為歷史現象進行指稱描述。許多過去被認為不證自明的「族群」，例如「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在本書中都被拿出來一一檢視，呈現出這些指稱的歷史流變與建構過程。這些都可說是學術研究上的重要進展與突破。<sup>7</sup>

再者，我們在這本論文集，也看到了更開闊的視野與新議題的出現。殖民統治、流亡經驗、冷戰體制、美援與僑教政策，這些過去在認同政治中還沒有被深入探討的議題，紛紛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中，構成重要的參照框架。尤其蔡友月的論文，聚焦當代新興的基因科技如何與台灣的認同政治相互滲透，影響了人群分類的判準與差異的形構。這可說是一個全新的現象。正如蕭阿勤在〈導言〉中所指出的，這反映了Rogers Brubaker所說的「生物學的重返」(return of biology，詳見下文討論)，在台灣的認同政治中未曾缺席。此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而

---

6 「質性研究」或「質化方法」在此只是個方便的說法，事實上「質化」與「量化」並非兩種不相容的方法，把兩者對立起來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迷思。嚴格地說，所謂「量化方法」所蒐集到的資料，如果不透過文字論述與敘事，幾乎無法做成任何論證，而後者卻經常是「質化方法」所探究的重點。相關討論，參見Abbott(2001)。

7 這兩本論文集當中唯一重疊的作者王甫昌，便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從他兩個時期所發表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探討的問題上有延續性（「省籍」與「族群」）；另一方面，過去被當成不證自明的分析範疇（「省籍」、「外省人」等），則成為分析的對象，論文進一步考察了「外省人」的歷史形構與族群意識發展過程。關於「分析的範疇」（與「實踐的範疇」）的反省與檢討，詳見下文討論。

不是 1949 年以前的歷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也不是 1945 年後國民黨在台灣推行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出現在台灣學界研究者的視野中，也可說是個新議題。對有些人來說，中國可說是個「不可避的他者」<sup>8</sup>；對有些人來說，中國則是個既熟悉又陌生、尚待剖析理解的「自我」。無論是把中國當成他者或是自我的一部分，當前台灣社會亟需對中國有更深入即時的理解與掌握。

當然，單憑一本書，我們不敢僭稱代表了台灣社會科學界對「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所有研究，但做為一個抽樣的樣本來說，它所反映的知識變貌，或許還是足以讓我們管窺當前學界對相關議題研究發展狀況的一斑。上面的對照性討論，完全是從一個自我反思的角度來理解這個領域的研究進程，用意不在自我吹捧，也無意忽視或貶抑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本書所呈現的成績究竟如何，應該留待後人來做評價。

另一方面，本書必然也有限制與不足，這是未來值得努力之處。例如前面提到，台灣過去二十多年來在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問題上累積了大量的抽樣調查資料，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並未反映在這本書裏面；本書的作者們基本上都僅採用了質性資料，鮮少用到量化的資料與方法。這兩種研究方法容或在問題旨趣與假設前提上有所分歧，但仍有值得相互交流對話之處。此外，我們也必須坦承，儘管我們可以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歸納出上述的成果與進展，但這個研究小組在剛成立的時候，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共同研究議程。成員們各自帶著自己已經在進行中的研究題目進來，透過小組討論相互切磋琢磨，過程中不求融合統一，但求激盪對話。因此，雖然本書的各篇論文看起來有著相似或共通的主題，但總體來看，整本書似乎仍缺乏一個首尾一貫的理論架構或共同的研究議程。展望未來，關於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乃至廣義的「認同與差異的政治」，有什麼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或是足以構成共同探討的研究議程呢？

---

8 「不可避的他者」一詞乃借用子安宣邦(2003)在討論日語中的漢字時所用的概念。

Brubaker在他最新出版的*Grounds for Difference*（差異的基礎）（2015）一書中，回顧近年來有關差異與認同政治的發展，指出三個值得留意的趨勢：不平等的重返（return of inequality）、生物學的重返（return of biology），以及神聖的重返（return of the sacred）。這三個不同向度的趨勢潮流，也值得做為台灣學界思考參照的座標。

從現實與在地的角度看，台灣當前在族群、民族與國家問題上所面臨的情境，和1990年代相較，已然大不相同。彼時冷戰結束不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歷史的終結」論調高唱入雲，「民族國家的衰落」被視為必然趨勢，而六四後的中國仍在摸著石頭過河，兩岸也逐步展開交流、相互試探，關係混沌未明。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潮流在社會內部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撕裂與動盪，加上來自中國的影響（無論正面或負面）逐漸浮現，內外交逼，考驗著這個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崛起大國，台灣的民眾一方面透過多方面的淬鍊洗禮，凝聚出越來越清楚的共同體意識，以政黨選舉為基本形式而發展出來的民主政治，儘管仍舊擾攘不寧，也已逐漸成為人們習慣的生活方式。族群關係因為新住民的加入，更加複雜多元。混雜了族群、民族、國家認同與政黨政治而產生的藍綠惡鬥，一方面令許多人感到厭煩無奈，一方面卻又更加顯得沉痾難解。

台灣的國族困境使得我們更清楚地體認到，台灣的認同政治無法孤立起來看，尤其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得地緣政治成為影響台灣認同政治的一個關鍵（如果不是決定性）因素。「帝國夾縫」或「帝國邊緣」成為許多人理解台灣處境的基本架構，<sup>9</sup>國際關係、帝國與殖民體制、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都是研究者必須納入視野的重要框架。尤其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效應，更是影響台灣未來族群、民族與國家走向的重大因素。本書雖然收錄了關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文，表示中國

---

9 例如以「帝國夾縫中的台灣」為名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05），或是以「帝國邊緣」來總括台灣的現代性特徵及其開展歷程（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2010）。

已經出現在研究者的視野與議程中，但台灣學界對當代中國的掌握與理解，仍然存在許多有待填補的空缺，值得持續的累積與努力<sup>10</sup>。中國崛起的效應，將給台灣的族群、民族與國家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值得更進一步的探討與深入分析。<sup>11</sup>事實上，兩岸關係之中，除了「差異」之外，也存在著「不平等」，而這兩者之間又是交互作用影響的。如何更深刻細緻地剖析兩岸關係中的差異與不平等，將是理解台灣族群、民族與國家未來走向的重要課題。

從知識的層面來看，許多理論上的問題，尤其知識論上的立場，更需要釐清解決。族群、民族與國家，既是「分析的範疇」(categories of analysis)，同時也是「實踐的範疇」(categories of practice)，這使得研究者的研究很容易與現實政治糾纏不清。<sup>12</sup>這個現象在台灣尤其明顯。舉例來說：外省人是不是一個「族群」？台灣人是不是一個「民族」？中華民國（或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些都是在台灣的認同與差異政治中反覆爭辯、紛擾不休的議題。因此我們經常看到一種指控，認為某些研究者的研究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透過學術研究來合理化或實體化(reify)某種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群體；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經常對自己的研究被拿來做為政治動員的根據，或是對學術研究捲入現實政治的紛擾感到無可奈何。換言之，本來應該做為研究者研究對象的範疇，有時卻被不加反省地拿去做為分析的範疇，而這個分析的結果反過頭來成為合理化或實體化此一實踐範疇的根據。<sup>13</sup>Brubaker喊出「超越族群」乃至「超越認同」的口號(Brubaker 2004, Brubaker and Cooper 2000)，並提倡以制

10 這方面的努力呈現在過去十多年來台灣各大學紛紛成立以「當代中國」為主題的研究中心或學程，但同時也（不意外地）讓「如何理解／詮釋當代中國」成為另一個各方競逐話語權的知識角力場域。吳介民(2012)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即為一例。

11 關於這個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已成立「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來加以探討，並且陸續發表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參見 Schubert 2016）。最近一次的相關成果，可見於2015年10月16日舉辦的「太陽花與中國效應」研討會中所宣讀的各篇論文。

12 「實踐的範疇」與「分析的範疇」最早由 Bourdieu (1991) 所提出，而後被 Brubaker (1996, 2004) 廣泛帶入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討論中。

13 林開世在本書論文中質疑「斯卡羅」是否算一個族群、「族群」是否是一個適當的分析概念，其實觸及的也是類似的問題。

度論 (institutionalism) 的觀點來研究國族與認同問題 (Brubaker 1996)，正是爲了克服此一問題。<sup>14</sup>

另一方面，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探究一些更爲根本的問題，回歸到對於問題本質的思考。自從後／結構與解構主義觸發的「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 以來，「建構論」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領域中大行其道，反本質主義 (anti-essentialism) 成爲主流，舉凡過去被認爲是「本質存在」的事物，例如性別、種族、族群、民族、語言文化、傳統慣行、倫理道德乃至科學知識等，大都被認爲是「建構」的。在這個背景下，近年來的「生物學的重返」趨勢與理論界的「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 可說是對此風潮的反發。然而，萬物皆建構，並不代表事物或問題的本質不存在。<sup>15</sup> 族群、民族以及現代國家所構築出的國籍與公民身分，本質上都屬於人群分類的範疇，而人群的分類，基本上可以用「水平」與「垂直」兩個向度來理解。在水平的向度，我們可以依據某些範疇性的差異 (categorical differences) 來做爲區分的標準，例如性別、性向、語言、膚色、宗教信仰等。族群、民族與國家（包含國籍與公民身分），都可說是水平向度的差異範疇。另一方面，我們可以依據人們擁有某些物質或特性的多寡來對人群加以分類，例如財富、所得、教育程度、權力、名譽、健康程度、職業聲望等。這種垂直的區分，構成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 (Brubaker 2015: 10)。在現實社會中，水平向度的差異與垂直向度的不平等，通常不是相互獨立，而是彼此相關的。尤有甚者，這兩者

---

14 關於此一問題在台灣脈絡中的討論，參見汪宏倫 (2001)。事實上，實踐的範疇並非完全不可拿來當做分析的範疇，否則社會研究將成爲不可能，重點在於「如何用」(Brubaker 2004: 32)。另一方面，分析的範疇與實踐的範疇是否必須做出區分，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背後牽涉到不同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對有些人來說，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分析的範疇與實踐的範疇本來就沒有必要區分，甚至應該結合起來，方能顯現出知識的實踐力量。缺乏實踐意涵的知識，往往被視爲是蒼白無效的。從這個角度看來，Brubaker (2015: 179) 把「分析的範疇」與「實踐的範疇」類比於人類學上“etic”與“emic”兩種知識，其實不甚恰當，無法完全概括兩者間的差異與關係。筆者在此處不擬針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僅想點出，研究者有必要把知識論上的立場說清楚，同時也要理解其背後意涵，負起可能的責任。

15 從理論系譜與知識論立場來說，建構論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源來自現象學，而現象學恰恰不是反本質主義，而是要窮究事物現象之本質的。

的關聯既不是單純的因果關係，也很難把一方化約成另一方，而是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透過資源與機會的分配不均，差異往往導致且複製了不平等 (Tilly 1999)；另一方面，政治或經濟的不平等，往往也會製造出差異，從而創造出新的身分範疇 (Barth 1998 [1969], Hechter 1975, Gellner 1983)。當前有關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研究，雖然也同時關注到這兩方面的關聯，但對於孰先孰後的因果方向與機制，仍需要根據不同的案例做更細緻的分析。<sup>16</sup>

現代社會的發展與分化，在水平的軸線上增加了差異性，在垂直的軸線上則擴大了不平等。弔詭的是，現代人對這兩者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容忍差異，甚至鼓吹差異；一方面卻是要消弭不平等。這兩種矛盾態度之間所產生的張力，或許足以說明現代性諸多糾結問題的本質。<sup>17</sup> 進一步說，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固然存在著差異與不平等，但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差異與不平等，安頓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大欺小、強凌弱、眾暴寡，這些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也不是人的本性。黨同伐異、相互鬥爭、彼此猜疑也不是。<sup>18</sup> 人性中固然有著自私自利的傾向與各種慾望衝動，但如果把弱肉強食當成自然演化的通則與人類發展的鐵律，把「資源有限而慾

16 例如 Brubaker (2015: 10-47) 嘗試修正 Charles Tilly 的「範疇性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 的理論，指出不同的差異導致不平等的機制並非類似，而存在顯著的差異。

17 與此相對，前現代的態度對差異的包容度較小，對不平等的忍受度卻較大。現代性雖然也有追求同質化的傾向，但打從一開始，追求個性化與異質性的傾向，一直就內在於現代性之中。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後現代從未脫離現代性而存在，始終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早期最能彰顯現代性此一悖論特質的，當推 Georg Simmel 的著作（例如 Simmel 1971，尤其其中“The Conflict of Modern Culture”一文）——儘管在 Simmel 的時代，「後現代」一詞尚未出現。稍晚於 Simmel 的另一位德國社會思想家謝勒 (Max Scheler) 所提出的怨恨理論與現代性批判，正是建立在認知到上述矛盾態度的基礎上 (Scheler 1998)。

18 這裏所談的是現代社會生活中諸多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本預設及其可能造成的後果。舉例來說，當代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對權力的不信任上，在此意義下，民主政體的非預期後果之一，是把不信任加以制度化，使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這也造成了下面所要談到的達致和解的困難。（當然，民主生活也強調公民社會成員彼此間的溝通、信任與連帶，這是值得另文深入討論的問題，並非此處的重點。）有一種傳統的說法認為民主制度是用「數人頭」來取代「打破人頭」，是比較文明且和平的一種生活方式，但這樣的看法和「現代社會比較和平、比較不暴力」一樣，有需要進一步檢證。關於「暴力在文明的進展過程中被逐漸馴化」的命題，已有不少相關論議（如 Elias 2000[1939], Pinker 2011），社會學界也有不少學者分別從理論或實證的角度來加以探討，例如 Joas (2003)、Mann (2005)、Malešević (2010, 2016) 等。

望無窮」或相互競爭當成經濟與社會生活不可變動的前提，等於是貶低人的地位，也抹滅了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差異。<sup>19</sup> 這把我們帶到了最後一組最重要也無可迴避的議程，也就是規範性的問題與和解的可能性。

儘管許多人努力肯認族群、民族與國家的存在價值與合理性，但不可諱言的是，揆諸歷史，這三者都是造成近代大規模政治衝突與社會動盪的來源。Andreas Wimmer (2013) 的研究以最新的資料結合量化方法，指出民族國家的形成 (nation-state formation) 是過去兩百年間戰爭（包含國家間的戰爭與內戰）的主要原因，而這個趨勢迄今仍未退燒。在 20 世紀結束的時候，世界上仍有超過四分之三以上的戰爭，與族群和民族主義有關。蕭阿勤在〈導言〉一開始提到的種種紛擾與爭議，顯露出族群、民族與國家認同問題的錯綜複雜，到今日依舊困擾著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社會與人群。李登輝關於抗日戰爭與靖國神社的發言、連戰赴中國參加九三閱兵儀式等事件所引發的爭議，放到東亞的脈絡看，其實都是近年來有關「歷史認識」與「戰爭記憶」問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當前世界各地因為戰亂紛爭所引發的流亡遷徙與難民問題，也困擾著不同地區的人們。放到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中來看，這些紛擾與爭議，恰恰是筆者所稱的「戰爭與戰爭遺緒」所引發的問題（汪宏倫 2014），而戰爭與暴力，也是理解現代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探討戰爭、暴力和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關係，是學界近年來的新趨勢 (Malešević 2010, 2013, Hall and Malešević 2013, Wimmer 2013)。由於大規模集體暴力所衍生出來的創傷、記憶（遺忘）與正義問題（如「義戰」與「不義之戰」、終戰正義、轉型正義等），將是未來研究議程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主題。近年來，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記憶風潮 (memory boom)，正反映了此一趨勢。<sup>20</sup> 儘管當今世界面臨全球化的快速變動，大量的人群流動與頻繁的經

19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可以看出為何謝勒、鄂蘭等原本致力於社會與政治理論的思想家，後來都不約而同地把焦點轉移到哲學人類學，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Scheler 1961)、人的處境與精神生活 (Arendt 1958, 1971)。

20 這股記憶風潮以相當多元的風貌呈現，除了各國開始透過大量的紀念碑、博物館與紀念儀式來記憶關於族群或國族的歷史事件（大多與戰爭或暴力衝突有關）外，相關的電影、電

質往來使許多人懷疑目前既有的人群分類範疇（族群、公民身分）與政治組織（民族國家）已經逐漸失去其顯著性，但這股記憶風潮卻似乎向我們預示，族群、民族與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的運作與人們的社會生活。

此外，如果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歷史充滿了暴力與衝突，那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追問：族群與族群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否需要和解？如何達成和解？很多人可能假設，和解就像和平一樣，是不證自明的；但證諸歷史與當下現實，卻遠非如此。<sup>21</sup> 對有些人來說，和解與和平是必須、也是可欲的；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和解或和平卻未必可欲。這背後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因素，此處無法盡述。不願意和解，可能是為了維持差異或消弭差異，可能是為了減少不平等，也有可能是為了加深或翻轉不平等——例如強權希望繼續保持強權，被宰制者希望翻身成為宰制者，或是受害者渴望透過報復來「實現平等」(get even)。這進一步牽涉到終極價值的問題。Brubaker 所說的「神聖的重返」，可說是終極價值衝突的反映。<sup>22</sup> 在一個已然除魅解蔽 (disenchanted) 的現代社會，神聖的重返無疑將造成緊張。但另一方面，俗世的價值之間也不見得相容。過去兩三百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缺乏超越性 (transcendence) 的普世價值體系，儘管高舉著和平、理性、人道

---

視、戲劇、文學乃至消費商品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由於影響廣泛且深遠，這股記憶風潮也引發文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乃至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者的關注。參見 Nora (2010 [2010]), Olick (2007), Ricoeur (2004), Bell (2006) 等。

- 21 和解與和平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必須稍作區分。和解是對過去的衝突、仇恨、紛爭等，願意放下怨念，不再尋求報復；和平則是不訴諸武力或其他暴力方式來解決紛爭，不威脅他人的生存。前者針對過去，後者面向未來。
- 22 關於這個現象的另一種流行說法，是所謂「文明的衝突」(Huntington 1996)。這種說法雖然因為通俗易懂而廣受引用，但它一方面忽略了「神聖重返」的面向（或可說是世界的再魅化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方面則過分簡化地把不同的價值體系直接與文明畫上等號。從 2001 年震驚全球的“911”恐怖攻擊，到近年來快速崛起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有些論者傾向使用「文明衝突」或「宗教戰爭」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波新的衝突，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這些是政治經濟結構——例如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與地緣政治（尤其美國的中東政策）——所導致的結果，與宗教無關，畢竟並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好戰分子，許多伊斯蘭政體或組織也能與西方世界和平共處。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理解這波後冷戰的衝突，背後都有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即「神聖秩序」與「世俗秩序」的內在張力，無論後者（世俗秩序）是由西方基督教文明、全球資本主義還是美國霸權所主導。

主義的大轟，卻弔詭地引發前所未見的大規模集體暴力衝突、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剝削，導致全球現代性的危機。這些危機又進一步促成了對所謂「普世價值」的不信任與神聖的重返，形成惡性循環。在這個過程當中，族群、民族與國家（尤其是立基在西方亞伯拉罕式宗教傳統所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都曾扮演過關鍵的角色 (Duara 2015)。無論和解或和平，除了主觀意願之外，還需要客觀條件才可能達成。如果我們基本上認為和解是可欲且必須的，那麼達成和解的條件是什麼，如何達成這些條件，也都將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題。<sup>23</sup>

---

23 在這方面，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已經做了相當多年的努力（參見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2015），而台灣研究基金會也針對兩岸的和平對話從學界的觀點做了初步的探討與嘗試（曾國祥、徐斯儉 2012）。

## 參考書目

- 子安宣邦，2003，《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
-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頁 53-100，收入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江士林，1997，〈將宰制「自然」化：從跨文化比較與歷史觀照的角度論語言及其他建制的「國族」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 79-120。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頁 27-51，收入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
-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1: 183-239。
- ，2014，〈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連〉。頁 1-34，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
- 林忠正、林鶴玲，1993，〈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頁 101-160，收入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島嶼邊緣雜誌社，1993，〈「假台灣人」專輯〉。《島嶼邊緣》8: 15-107。
-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2005，《「帝國夾縫中的台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張茂桂，1993，〈「共同體」的追尋與族群問題——序論〉。頁 1-26，收入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1996，〈是批判意識型態，抑或獵殺巫婆？對於趙剛〈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一文的回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3: 255-269。
- 張茂桂等，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傅大為，1995，〈我與「台社」十年〉。《台灣文藝》10: 50-55。
- 曾國祥、徐斯儉編，2012，《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台北：左岸。
-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2015，《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衛城。
- 趙剛，1994a，〈失敗的新台幣國族主義之旅：評「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立報，第 14 版，10 月 31 日-11 月 5 日。

- , 1994b, 〈「族群民族主義」是啥米碗糕？評吳乃德的「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立報, 第 14 版, 10 月 21-25 日。
- , 1996, 〈新的民族主義, 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1-72。
- Abbott, Andrew.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71. *The Life of the Mind*. Boston, MA: Mariner Books.
- Barth, Fredrik, ed. 1998[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Bell, Duncan, ed. 2006. *Memory, Trauma and World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s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15. *Grounds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 (1):1-47.
- Duara, Prasenjit. 2015.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as, Norbert. 2000[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ohn A., and Siniša Malešević. 2013. *Nationalism and Wa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zation: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Joas, Hans. 2003. *War and Modernity*. Malden, MA: Blackwell.
- Malešević, Siniša. 2010.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3. *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isms: Organization, Ideolog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 2016. "How Old is Human Brutality? On the Structural Origins of Violence." *Common Knowledge* 22(1): 81-104.
- Mann, Michael. 2005.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a, Pierre. 2001[2010]. *Rethinking Fr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lick, Jeffrey K. 2007.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 Pinker, Steven.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 Ricoeur, Paul. 2004.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eler, Max. 1961. *Man's Place in Nature*. New York: Noonday Press.
- . 1998. *Ressentiment*. Milwaukee, WI: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 Schubert, Gunter, ed. 2016.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 Simmel, Georg. 1971.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9. *Durable Inequalit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mmer, Andreas. 2013.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蕭阿勤, 汪宏倫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中研院社研所, 民 105.04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專書；第 11 號)

ISBN 978-986-04-8108-2 (平裝)

1. 民族主義 2. 族群認同 3. 政治文化 4. 文集

571.11

105002981

專書第十一號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

主 編 蕭阿勤 汪宏倫

編 輯 陳漢傑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7 號 2 樓

初 版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四月

定 價 新台幣 400 元

---

I S B N 978-986-04-8108-2

G P N 1010500243